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四

敦煌長史武斑碑

碑連額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十行行約四十字額題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九字隸書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

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彌獲歷世擴
遠不隕其美漢興以来尉佐相踵口朝忠
臣君幼門顔閔之懋質長敦存夏之文學
慈惠寬口孝友元妙荀難術藪貫洞聖■
博兼口口眈綜典籍口思口純求稱不回
清聲美行闕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口少
請以口口歲舉口翼紫宮口口詔除光顯
王室有口於圖帝庸嘉之掌司古口領校
祕鄭研口幽微追昔劉向辨賈之徒比口
萬矣時戎口口匡正一口口朝廷惟憂口

□有司□□舉君斑到官之日□癘吏士
孝廉之怒薄伐□□□□□□□□並
百姓賴之邦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
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月□日遭疾不
□哀□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
惟昔日同歲郎署咸□爲自古在昔先聖
與仁□□與替□□人存生榮死哀是爲
萬年伊君遺德□孔之珎故□不銘碑以
詮明德焉其辭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耐所鍾

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守約唯詣是從
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恬此萊尤
莘莘臨川闢見□膺庭仰其首徹妙廟遵遵
□然清巡□□□□□□升□為而股肱
扶助大和萬民適蒙顯宗□□史官書功
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宮
不享耆考大命□□百遼惟□后帝感傷
學夫老師士女悽愴銓表金石令問不忘
季□後昆億載歎誦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宣

成武令中山安熹曹利□□

豐令下邳良成徐宗□□

故陳留府丞魯國魯□□□□

防東長齊國臨菑□

紀伯允書此碑

□嚴祺字伯魯

右斑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斑耳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

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迺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卽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歲又在丁亥則此碑所缺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集古錄

右武斑碑集古錄云云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爲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勲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

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金石錄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斑字宣張從事渠之猶子吳郡府丞開明之元子執金吾丞榮之兄也以沖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官壽發失威宗建和之元年開明爲其兄立闕刻其傍云宣張仕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歿苗秀不遂闕以二月癸卯作碑以三月癸丑立相去浹辰之間爾碑云金鄉長河間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歲字雖不瞭然考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

爲趙臺念素帛之義爲君立碑則知此爲同歲無疑蓋謂同年爲寮也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同舍爲之者唯武斑及郙敏兩碑夫一死一生而寮友之好不變如此彼有並游誣其懷金身後不能清酒者不可同日語也碑以假爲遐以蠈爲賊以斿爲游以鄭爲與以寵爲寵以遼爲寮　隸釋

武斑碑銘詞與後銜皆提行書之銜名之末有云紀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一小

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矣据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下乃云嚴祺字伯會會魯二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

者紀伯允而非嚴祺也紀伯允三字上有闕文或是
口紀伯允則紀字是其名伯允是其字未可知也今
不能臆定矣　武君爲吳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爲
敦煌長史小歐陽以武君爲敦煌人亦誤也鞠訩此
作𥨍凶𥨍字上半泐不可辨或似有竹頭未可知也
按說文惟𨆪鞠字从革或从夲其𥨍窮字則專从夲
盉窮理罪人義取夲所以驚人夲字从大从𢆉一曰
大聲是也洪氏釋作鞠恐未是又徵妙妙字其半泐
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葢妙从女者非也兹未
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　碑陰武氏碑三字在

穿之下字極大是楷書葢後人所刻因其正面極泐而刻此三字以識之也兩漢金石記

黃司馬易得此碑曾校正洪氏數處重摹付梓案洪氏貪其高賢下缺二字今碑作力少疑力是幼字謂貪慕其高賢尚幼少也漢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據武氏石闕銘云官張案斑字言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云云此爲高賢幼少之證𢈪忽徂逝下缺四字今碑第四字是宮字正與韻叶不享□者句今碑者上作者是者字士女悽愴下缺今

碑有旌字其下金門今碑作金石謂旌其行於金石故下云令問不忘題名防東長一行下有嚴祺字伯魯五字隔越甚遠凡此皆可補黃君所未備也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以伐鬼方據趙氏金石錄作克伐鬼方又官族分析金石錄作官族析分朱文藻按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稱武君之碑甚明自可辨集古錄題曰漢斑碑而不著其姓則歐陽所藏之本不獨字畫模糊并其額亦未見也碑云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同歲郎後世之同年漢刻中惟柳敏碑亦同歲所立

考敏以本初元年爲郡太守察擧在斑役而其敦同歲之誼則先後同也順帝末年匈奴背叛使中郎將馬寔擊破之碑所云哮虎薄伐邦域旣寧者殆指此事而刑假貌即遐邈說文無遐字華山碑思登假之道楊統碑假邇莫不歎羨繁陽令楊君碑假邇僉服皆遐字也列子黃帝篇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作遐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顏師古注假即遐字其字从彳集韻云邈通作貌楊統碑勳迹貌矣即邈字歷世壙遠壙即曠字孟子獸之走壙也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兮顏師古注

壙與曠同游夏之游作斿見於石經論語而周官大常十二斿及攷工記九斿七斿六斿四斿凡旌旗之旒皆省水作斿斿从㫃㫃與偃同故名偃者㦲字子游至孔彪碑浮斿塵埃之外武榮碑久斿太學斥彰長田君碑乃始斿學則又借為浮游遊遨字矣領校秘郎鄭字與奧通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奧既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陸德明釋文云奧或作隩其見於石刻者譙敏碑深明典隩柳敏碑隩處藏今皆以隩為奧而此碑則移阝於右也哮虎之哮即虓字大雅闞如虓虎

風俗通引作哱虎賁鳳別碑魏大饗碑皆作虓而此碑與武榮碑則皆作哱也晻忽之晻即奄字晻月無光也借爲奄字平輿令薛君碑正與此同百遼之遼即寮字漢碑以遼爲寮者甚多如高彪碑遼寮咸慟楊統碑百遼歎傷謁者景君墓表百遼失氣夏堪碑官遼臨呼楊孟文頌百遼咸從李翊碑顯名遼嶠皆是特字體有遼遼遼之不同也碑又云口翼紫宮者即紫微宮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太帝室也下文云領校秘鄭則是司掌秘書之職秘書監官桓帝延熹二年始置此時未有專員殆

卽郎舍人兼領之其地淸要密近紫微似謂輔翼紫宮也銘辭云庶仰其首微妙元通其與箕同李翊碑其先出自箕子之苗字亦从艸此以箕山首陽況其高尙故下文卽云口然淸邈也箕首並稱他文所罕惟見此碑

武氏石闕銘

銘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二字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

佐帥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沒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傷

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爲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斑皆自有碑金石錄

案一石闕方徑二尺高一丈五尺許銘文八行趙氏有專條洪氏則附於武斑碑下斑碑末詳察舉之歲此言其年廿五則舉孝廉後除敦煌長史薄伐匈奴郡城既寧久勞於外當有數年之事卒時約在三十內外矣山左金石志

右滙武氏石闕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班碑二月辛巳朔此闕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有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班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幸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爲吏士哮虎之怒薄伐云云闕云士女瘉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錄芙殁誤作云殁隸釋謂開明爲其兄

立闕今詳闕文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孝子乎 桂馥跋

按武氏之有碑者梁也班也榮也其見於此闕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於梁碑者有仲章季章季立子僑東漢武氏閥閱之盛略可概見而范書中無一語齒及良可怪也銘內有云孫宗作師子直四萬師子卽獅子此孫宗不知是石工姓名抑是孝子始公之子按武梁碑之例子僑稱孝孫此孫宗無孝字似非武氏之孫雙闕直十五萬而師子直至四萬費視雙闕得四之一其刻鏤必

工疑其上亦有題字而不可見矣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石高九尺九寸廣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額題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十字隸書

今在褒城縣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澁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坑高危難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

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
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
冥廎寫輸淵平阿湶泥常蔭鮮晏木石相
距利磨确磐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
騎滯礙弗前惡虫蔽狩蛇蛭毒蟃未秋截
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
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
知故司隸校尉楗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
百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

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〻艾寧
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大守楗為武
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
曰　君德明〻炳煥彌光剌過拾遺厲清
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恩秋貶
若霜無偏蕩〻貞雖以方寧靜烝庶政與
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
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廞廟諱大節讜而
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

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縱上順斗極下荅
巛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
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
紀功垂流億載世〻嘆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
所歸勤〻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襃中鼂漢
　彊字產伯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
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
行丞事西成韓朖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

慗字伯王後遣趙誦字公梁案察中曹卓
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
易行者欣然焉　伯玉即日徙署行丞
事守安陽長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巛
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集古錄

余嘗讀後漢書鄧騭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
饑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
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
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舛今岐州

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信之今此碑有日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金石錄

右故司隸校尉犍爲楊君頌隸額在與元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此乃后政頌其勲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葢從其所請

也子午者長安正南山名㝃斜者漢中谷名高祖開
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鄐閣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
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
年先零叛斷隴道寇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
斷絕時也自明帝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
年自永初㝃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
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卽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
君因而廣之蜀都賦岨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
㝃中之北㝃水有歷㝃口北出斜谷趙氏云此碑有
曰中遭元二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予按漢刻

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
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
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孔耽
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
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
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
所書建初三年以后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
云元二者葢謂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
元年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詔隴將羽林軍五校士

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

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

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

還侍養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

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

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

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

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碑以余台爲斜谷充爲衡詆爲抵歭爲澁蔭爲陰遵爲寮𥡴狩爲褻獸衙爲崇縱爲蹤瀆爲廣爲喜穧爲積西成爲西城𠩄即所字埶即塗字斷即斷字勝即勝字遰即滯字导即碍字悳即惡字彊即强字㧞即拔字釋即釋字繼即繼字

釋 隷

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闕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其次序日別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邵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遣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從官每行三十字或有疎密不齊者　宣和殿碑錄以碑爲鼂漢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邵屬褒中鼂漢彊書佐西成王戒叅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鼂漢彊書也集古金石二錄與鄭樵金石略俱作楊厥開石門頌

隷 額

水經注沔水上篇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一清按此碑載張鴻鳳西遷注彼所親睹者意要帶狩是張顯敝歟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可補隸釋之遺寰宇記云沔陽縣忘山漢宣帝時北平楊厥爲漢中守經此山有倭道意不之郡學道感瑞見金羊因易姓羊氏葢傳聞之謬爾又晉書云山簡與譙郡嵇紹沛郡劉謨宏農楊淮齊名即蜀中晚出碑其人也趙一清水經注釋

此頌磨崖刻於褒斜谷中洪氏隸釋所引楊淮碑今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褒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被在蜀巖亦未之深考也頌爲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所立其主鐫石之役者亶漢彊王戎二人頌後低格書之此已開碑後系撰書姓名之式矣亶王皆承五官掾趙邵之屬故於頌後復紀王君造作石積事王君不特爲楊之鄉人而政績復能繼之一頌而二善備爲矣婁氏字原云斜漢隸皆作余犍爲皆作楗是蓋不獨此一碑爲然或以說文無犍字疑郡名嘗从木是則未知二字偏傍孰爲沿訛而木字象勢與

牛之上半相似所當存以資考異也又婁氏摘附字體謂漢隸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葢指此須然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以漢詆譌焉洪謂詆是抵字愚按此詆字下無點與詆不同當是氏字猶費汎碑以紙爲氏也　碑云王府君造作石積此積字婁氏不錄顧南原隸辨引廣韻云積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葢易艸積爲石也隸釋云以積爲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塗彊作殭炳作𤸫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即是積字加艸之體爾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隸續云

碑文十七行今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十七行者蓋序曰以後别計之也又按隸釋旣知厥爲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蓋亦沿諸家之誤而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中尚不能無揩拄處也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玉從官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七格也兩漢金石記

文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建定帝位以漢詆焉詆卽氏字謂高帝興於漢中故定有天下之號曰漢猶陶唐氏有虞氏之例也洪文惠讀詆爲抵失其義矣槍

碭猶言槍唐古文唐為啺碑又變為碭其義一也股躬疑即股肱字垓鬲義與閣隔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楊君厥字孟文故水經注稱為楊厥碑攷之華陽國志則楊君名渙字孟文也洪适云厥實語助耳非名文內有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子午塗路澁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說與郙閣頌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云云合出散入秦者散關也碑為漢中太守楗為武陽王升立以犍為楗用古字說文無犍字關中金石記

按是刻書體勁挺有姿致與開通褒斜道磨崖隸

字踈宻不齊者各具深趣推爲東漢人傑作然石
刻皆在襃斜谷中推拓頗險臨地家或不盡得故
近人學之者少碑中命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而
命字幾過二格與李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漢隸所
僅見者文云惡虫蔽狩蛇蛭毒蟃隸釋云碑以蔽
狩爲斃獸昶謂敝獸惡虫對舉當是借蔽爲敝敝
憋通用與敝壞之義有別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
態注云續漢書敝作憋是憋與敝同方言憋惡也
郭璞注憋怤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墨杘單至嘽咺
憋懯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廣雅亦云憋惡也高郵王君念孫
疏證云釋名鷩雉山雉也鷩憋也性急憋不可生
服必自殺也潘岳射雉賦山鷩悍害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鷩鵂郭璞注云鷩鵂急性廣韻鷩鵂鷩也鵂鷩亦
鳥之惡者是凡言敝者皆惡之義也周官司弓矢
句者謂之弊弓鄭注云弊猶惡也徐邈音扶滅反
弊與憋聲義亦同故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弊
為憋矣廣雅又云瘥惡也疏證引玉篇瘥惡也[忄差]
惡性也方言注云疲[忄差]惡腹也[忄差]與瘥同[忄差]又音

大結反說文䖵蛇惡毒長也爾雅䖵蝁注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釋文䖵大結反字亦作蛭楊孟文頌云蛇蛭毒蟃毒蟃謂毒長也䖵與蛭蝁與惡聲義亦同杷梁王氏之言甚核蓋二語極言道中陰險之狀故多用惡蝁字而借蟃爲憖借蛭爲䖵耳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碑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十八行行四十字後宋人題字二行今在曲阜縣孔廟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藝孔子作春秋制孝

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
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
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
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闕諱
辭對故事辟廱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
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
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
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
聖則象乾巛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

牲長吏備爵今口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
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
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
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

其年卅以上經通一埶雜試通利能奉廟諱
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
埶雜試能奉廟諱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
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
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

之禮爲宗所疑除穌補名狀如牒平惶恐
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
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
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
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
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始□

後漢鍾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郎

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集古錄

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金石錄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龢碑無額在兗州仙源縣威宗永興元年立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鍾繇書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吳雄司

空趙戒奏於上詔曾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時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于朝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見漢代文書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廟碑樊毅復華租碑太常耽無極山碑與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二也郡國上朝廷三也按孔僖傳云永元四年襃成侯損徙封襃亭侯子孫相傳迄于漢末襲襃亭之封者二人此碑與史晨碑皆在永元之後仍稱襃成又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襃成侯帛韓勑碑陰有襃成侯建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爾鍾繇以魏太和

四年卒去永興盡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篆郎豕字共郎

隸字隸釋

碑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第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空公題名在制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翦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隸續

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雒戒亦罷免矣金薤琳瑯

此碑後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爲黄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趙戒字志伯今云意伯戒袁宏又作誠石墨鐫華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往鈌之盛時泰蒼潤軒帖攷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黄霸傳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
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
吏卒金石文字記
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
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
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
百石卒史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
卒曝書亭集
署名不書姓者以位列三公皆知爲吳雄趙戒也唐
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

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秩比命士爲百石屬其後辟除通爲百石但司徒公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金石後錄

集古作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隸釋作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金石略天下碑錄皆作司徒吳雄等奏孔子廟置卒史碑金石錄補

孔麟孔子十九世孫與泰山太守孔宙博陵太守孔彪皆弟兄行也令鮑疊曲阜令也乙瑛姓也漢有南

邵太守乙世前燕有護軍乙逸明乙瑄乙山也金石遺文錄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紙而不休竊怪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虛舟題跋

設百石卒史通典譌爲百戶吏卒三國志譌與通典同水經注譌爲百夫吏卒山東通志闕里志譌爲百戶卒史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孔尙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

碑今謂之百戶碑

上問何爲百戶碑倘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廷設官四員典籍司樂管句百戶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魯人亦譌以爲百戶也豈獨著籍傳寫之謬哉金石存

按闕里舊志載此碑文訛者不可校舉如司徒臣雄作司徒臣雒後兩雄字皆作雒司空臣戒作臣允之臣美後兩戒字皆作美勉六蓺作勉六藝百石卒史作百戶卒史後四石字皆作戶給犬酒直作給大酒直後犬字亦作大來行祠作夫行祠給牛羊分之下各一之上尚有磨滅者三字今作給牛羊豕各一脫

去三字給米祠作給未祠臣愚以爲如瑛言作臣愚
以爲宜加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
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
有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
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卌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
卌字亦作四十如詔書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
行長史事卞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
係撞頭並無缺文今反注磨滅不知幾字爲宗所歸
除龢補名狀如牒作爲宗所歸一除龢補名狀如牒
多一一字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作死罪上司空府脫

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隸爲
世所珍貴摹搨者衆後且益就剝蝕今倘有可辨者
謹爲考正如此孔繼汾跋
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按廉者祭
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爲人名非也　洪
氏所釋給犬酒直犬字實與大字不侔而從來無言
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犮字葢卽發字也旣省發
爲犮又省犮爲犬耳　碑稱孔龢脩春秋嚴氏經按
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眭孟之弟子也
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

所列治嚴氏者於漢史外遍徵詳釋而獨不及於孔

龢何也兩漢金石記

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漢制王

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爲魯屬縣故

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書首

相長史並列其後祗相一人署名史晨碑亦如此式

葢漢時公牘之例然也前稱司徒司空府後祗稱司

空府當時必有故事今不可考太常有祠曹掾史百

官志亦失載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

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葢乙瑛有功於孔氏者

二事察廉一也請置守廟卒史二也洪氏謂龢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而乙瑛書言之於朝疑未然矣易說卦傳幽贊于神明釋文云本或作讚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證陸氏之有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勑碑云孔子近聖爲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此碑亦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許沖上說文表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繁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

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
誅漢書淮南衡山反使仲舒弟子呂步治淮南獄應
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
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藝文志春秋有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然則二碑言爲漢定道爲
漢制作與諸書皆有合也桂馥跋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
其著朔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靑翟御史
大夫臣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

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卯爲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案魯相晨祠孔廟奏銘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亦與此同文烏有知朔爲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余拔中

與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隗囂檄文云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巳巳則爲二十一日也吳氏之言信有本哉　碑首行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言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此即漢制三公奏事之式與獨斷所云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相合然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字蔡氏略之不書今以碑所載可証其有遺典也授堂金石跋

按後漢書廷尉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附見郭躬傳趙戒桓帝初以定策封厨

亭侯附見其子趙典傳質帝紀本初元年閏月司空趙戒爲司徒桓帝紀建和元年十月司徒趙戒爲太尉三年十月免元嘉元年四月光祿勳吳雄爲司徒二年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永興元年十月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碑稱元嘉三年即永興元年是年五月始詔改元故中隔兩月而紀元各殊也雄戒罷免亦在是年才三月後事耳戒以阿附梁冀傾陷忠良爲淸議所不齒故范史於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而此碑因魯相乞師崇道循例轉奏列名首行亦爲金石之

玷讀者不可不知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

碑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
五行行約三十字今在南陽縣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闕下字孟初
神祠之碑
口口舉孝廉除口郎中遷闕下史卒官口故吏
民追思德化闕下更訊治立碑復祠下闕下垣
字樹木皆不闕下中大人共案文口口口口
文闕下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口
宛令闕下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游闕下屋

有守祠義民令聽夏無闕下時令琅耶開陽
貴君諱咸□□□□□□□□□□伯闕下
□河南雒陽賈衍字元博□□□□□□
□□□□仲興闕下□掾吳定尉□功曹史
□□伯□□□時壽夫劉使狀文佐闕下戸
□□□□伯□吏佐□元舉□□□□□時
賊捕掾李龍升高□□□京□甫闕下□□
□□供功曹史左治□□□□□時亭長
張河寧海□□唐譚伯祖闕下

是碑歐趙洪以來著錄諸家皆未之及其當中穿處

日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以通鑑考之漢桓帝永興二年甲午四月己亥朔七月戊辰朔則六月爲己亥朔無可疑者碑以立祠爲主故不詳叙李君出處之蹟葢會舉孝廉官郎中官宛令又官益州刺史卒於官吏民追思爲立祠也賊捕掾官名不見於史志碑文系於勸農則所謂各署諸曹掾史者史亦未之詳也費君以下則立祠之諸官姓名其令則益州官也　婁氏漢隷字源云漢碑年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然此碑婁所不載也楊孟文石門頌命字則以石紋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脚使

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兩漢金石記

此碑題首二行行約十五字文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第一行故宛令益州刺史云云字大三寸其文字僅半之中有穿惜半摩滅不可復辨碑新出土故前此金石家多未及載今錄其可辨者如右益因李孟初官宛有德政義民因爲立祠也書法疏秀似韓仁銘當爲唐蔡有鄰所本中州金石記

百官志五官爲廷掾監鄉部春夏爲勸農掾今碑正與志合至云瑯琊開陽考地里志開陽屬東海至後漢屬瑯琊郡國志瑯琊國有開陽是也左傳哀公三

年城啟陽即開陽以避諱易之中大人其案文字蓋
以宦者監視摹勒上石亦猶袁逢華嶽廟碑遣郭香
察書之比但一令長神祠至邀中貴為之檢案亦莫
解其殊寵之由也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八終

金石萃編卷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五

孔謙碣

碣高二尺六寸廣一尺七寸八行行十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妙孝友之行禮述家業脩春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指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年卅四孔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

右漢孔德讓碑永興孝桓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
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
者蓋以其文字微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
家有之也集古錄

右孔謙碣其名不甚可辨考孔氏譜得之所謂都尉
君者太山都尉宙也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
第六載於譜錄者惟有謙襃融三人襃之名見史晨
碑隸釋

右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
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

後餘兩行漫漶

東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皆在孔林中孔君孔子十九代孫名震官至河東太守德讓孔子二十世孫都尉君宙之子名謙德讓其字也歷郡諸曹吏宙震之弟 彭大翼山堂肆考

碑云禮述家業脩春秋經此宙之第六子也愚已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然据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未可概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 長膺濤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為眇然此石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

中其左竝無女目等字之偏傍或當日省作少卽是眇字乎若直釋爲女旁之妙則非也兩漢金石記

碣文今益漫漶所存字少有完者惟後文年卅四顯據今集古錄訛卅作廿又脫四字洪氏亦訛卅作廿傳刻之過也流俗人謂此碣爲孔宏墓失檢爾授堂金石跋

孔君墓碣

碣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行行廿五字額題孔君之墓四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永壽元年乚未青龍□□□□□□□

□□□孔子十九世孫□君□□好學□

□□□□□履方約身□□□□□□□
德施州里朝廷□□□□五官掾守長
史兼行相事所在江行□□□□□□於
數哀□□□□□□□□吉安者□□□
芬刊石建□□示後□□□字□□□□
此□□□

石漢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建武以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爲永壽也金石錄

右碑乾隆癸丑暮春錢唐何夢華元錫得於聖林糟外移置廟內別立碑以識其處元爲記之文中可辨者五十二字孔君名字無存惟云孔子十九世孫當是孔宙孔彪兄弟行也此碣規式異於諸碑自趙氏金石錄巳云漫滅況又閱數百年宜其存字無多也山左金石志

按是碣自趙氏以後無著錄者文多漫漶然其世系仕履略可考見云孔子十九世孫則卽孔麟孔宙之兄弟也百官志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又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相一人相如太守有長

史如郡丞此云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則孔君出五官掾爲長史兼行相事葢曾仕王國而不能詳其爲何王矣韓勑碑有魯相平行長史事與孔君以長史行相事者不同漢官兼攝之制葢如此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

莫不驗思嘆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
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
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
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
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
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
爵鹿柤梪籩柉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輿
朝車威熹宣抒闕譌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
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
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詠

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
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什言
教後　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
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
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
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
意復聖二族逴越絕思脩造禮樂胡輦器
用李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

口渠不水斛工不爭賈渠除廟諱汙水通口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
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牟
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
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
載
韓明府名勅字叔節　潁川長社王廟諱君
其二百　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
故涿郡大守魯麃次公五千　故會稽大
守魯傅世起千　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

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　相主簿魯

薛陶元方三百　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

共三列每
列十七行

曲成侯王暠二百　遼西陽樂張普仲堅□百

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　其人豪士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

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

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

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

河南雒陽李申伯百
趙國邯鄲宋瑱元世二百
彭城廣戚姜尋子長二百
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
平原濕陰馬瑤元冀二百
彭城龔治世平二百
泰山鮑丹漢公二百
京兆劉安初二百　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
下邳周宣光二百　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
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

陳國苦寔叔伯宗二百

穎川長社王季孟三百

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

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

任城番君舉二百

任城王子松二百

任城謝伯威二百

任城高伯世二百

相主簿薛曹訪濟興三百

相中賊史薛寔諮興公二百

韓弓奉高二百
相史下呂松口遠百
騶韋伯卿二百
處士魯劉靜子著千
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
故督郵魯开煇景高二百
魯曹悝初孫二百
魯劉元達二百
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
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御史魯孔翊元世千
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
魯孔曜仲雕二百魯孔儀甫二百
處士魯孔方廣率千
魯孔巡伯男二百 文陽蔣元道二百
魯孔憲仲則百 文陽王逸文豫二百
尚書侍郎魯孔彪元上三千
魯孔汎漢光二百 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
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
褒成侯魯孔建壽千 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

魯孔朝升高二百　魯石子重二百

行義掾魯弓如尉都二百

魯劉仲俟二百　北海劇袁隆展世百

魯夏侯廬頭二百　魯周房伯臺百

碑右側

其四列每列四行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

齊國廣張建平二百　其人冢土

上黨長子楊眞子三百

家士魯孔徵子畢二百
魯徐伯賢二百
魯劉聖長二百
河南匽師胥鄭通國三百
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
河東臨汾敬信直千
河南雒陽左叔霙二百
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
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
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　蕃王狼子二百

泰山費淳于陵季遺二百

故安德矦相彭城劉彪伯孝五百

故平陵令魯麃恢元世五百

碑左側

共三列每列四行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

時令漢中南鄭趙宣字子雅

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琮叔舉五百

左尉北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

右尉九江浚遒唐安季興五百

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

河南匽師度徵漢賢二百

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

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三百　魯孔建壽二百

相行義史文陽公百　煇世平百

魯傅兗子豫二百　任城亢父治真百

魯孫般三百　魯孔昭尌祖百　亓盧城子二百

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

歟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集古錄

碑云飭鹿祖極遊杞禁壺脩飾宅廟更造二輿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又據字書杞木皮可為索壺陳樂也亦非器名皆不可曉故并著其語以俟知者余後見復陽陳氏所藏古彝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名因其形而名之耳金石錄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無額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得嬰兒於空桑是

爲伊尹蓋托之神物與履拇吞鳦同或曰空桑地名也此云聖母顏氏育於空桑不經之甚涒歎者以歎爲歎也聖妃者以妃爲配也雷洗觴觚爵鹿柤梪㵒桱禁壺者以雷爲罍以柤爲俎也古爵三足而兩柱前若喝後若尾有爵之象趙曰青州近獲一器全爲鹿形此所謂鹿豋非肖其形因以名之乎說文木豆謂之梪桱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禮器曰大夫士棜禁注云禁如今之方案儀禮鄉飲酒禮戶閒斯禁設篚于禁南注禁切地無足者壺與上下文符觚與汙協韻當是壺字也胡輦者瑚璉也碑以伎爲髭鬛音騎遵卽邍字涞卽

漆字

右韓勑碑陰六十有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乃其父黨也題名於韓勑碑左凡八人爵之二縣一傳不名者別守相之尊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已下不稱字者示其異於從事季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暢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孔僖傳云永元四年徙封孔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碑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所謂褒成侯建壽當是孔損之

字傳作褒亭其說在孔龢碑自永元四年至永壽二年亦六十五年矣題名中孔族凡十四人有譜可考者檉及郎中宙御史翊侍郎彪皆孔子十九世孫也建壽爵齒俱尊而在子姓之閒宜其不名餘人雖不見爵秩當亦是一時耆老獨曲成侯王暠一人不稱字尊爵雖褒而年尚稱耆平蘇漢明者已觕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張普朱熊五人書體不同益後人所增者

隸釋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勑漢用秦法臣下不敢以勑名

考之字書勑字從朿誠也古者以勞賚爲勑勑爲賚
音其文爲徠别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爲始興內史則
古人名勑何世無之往昔文嘉謨作縣樓架勑書於
昌樂勑爲勑書蜀中縣多作勑者說文勑音策馬箠
也敕音奇木别生也嘉謨勛之子勛有書名其子不
能考古如此 廣川書跋

右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
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
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
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元河

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 金薤琳瑯

射禮有鹿中高一尺五寸爲鹿形背設圓筩以納筭箭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恐卽柉也其有不爲正猶俎豆之爲柤桓也 錢談校金石錄記

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勑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勑自名者是以勑爲

敕也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勑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倈徠來荅勸曰勞撫至曰勑亦有飭也故字叔節以勑爲敕誨也敕從攴束聲誡也攴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又攴旁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敕從攴束聲音其木別生也攴持也與攴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

金石史

闕里孔子廟廷漢魯相韓勑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惡夫孔子既沒襃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

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
扆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為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
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
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余
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
德郎魯府審理正宏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
三衢一支棄而不錄奠系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
為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損
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
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

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
諵仲助循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
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微子梟巡百男憲仲則汛漠
光凡二十三人而後俾斯碑是孔從事所立殆方也
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
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
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刪之庶乎其可已聯書亭集
歐陽公云前世見于史傳未有名勑者予觀繁陽令
楊君碑陰有故民程勑字伯嚴則漢時不獨韓明府
名勑也勑字本音稆去聲今按二君之字皆作飭字

解金石後錄

此碑所用字古奧尤多今考訂一一詳之曰莫不驗思驗音韻集韻通作驗曰歎卬師鍾卬卽仰華山廟碑日月星辰所昭卬也老子銘卬其生平劉熊碑莫不師卬鄭固碑卬號爲告詩瞻卬昊天史記帝紀卬而射之西漢刑法志天下所卬皆同仰也曰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乃啟聖公夫人顏氏宣聖夫人并官氏所居之地也闕里志云歷年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地不可考矣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幵官氏六十六歲夫人幵官氏卒曰

邑中縣發金莚琳瑯縣字碑文現存曰食蠱亡于沙邱闕里志云秦始皇發孔子墓既啟見冡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强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瀹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葢用其語也曰尊琦大人琦阜犖貌曰違塑之思違音韡說文遠也塑卽邇久也成陽靈臺碑廣漢長王君石路碑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俱作塑言諸君美韓明府造立禮器欲爲文立石垂示久遠也其文以四言爲句而首句獨五言加皇字于上高出碑文一字曰皇戲統華胥子謂於皇字下著一歎美之辭孫庶常

澄叙修季魯盛典載此碑以戲作義謂伏羲承天畫
卦而啟孔氏之制作其說是也金薤琳瑯云堲字下
闕一字今碑戲字現存曰前闕九頭闕印開梁栢孔
犹祠碑祝睢後碑俱有此字曰以斗言数斗漢隸字
源收入四十五厚作斗白石神君碑粟升丘錢斗字
亦如此寫曰以俟知與金薤琳瑯知字下闕一字今
碑與字現存趙子函以都楊二公錄闕七字皆得識
與二字遂載于跋語于所喙亦同趙本何都楊二公
反不及見也曰胡輦器用以輦作璉連上聲二字之
音本同張爾公云漢隸孔廟碑作胡輦非駁議而無

所援據忍漢人未受也曰上不爭賈賈價也曰永享
年壽年昌字之通也曰旁佐皇代子觀碑文佐似及
字而漢隸字源收作佐又收作從從字之義爲長也
慨自漢末崇尚讖緯文中如銜月之壽皇極之日準
胥生皇上合累黍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斷九頭三
陽吐圖二陰出讖等語皆本於緯書獨是韓君叔節
志存聖道造立禮器其爲樂之屬有四祭之屬十有
二準之于今雖略而未備然自君𠂢始至今享祀千
載不墜爲功猶多今廟中之有編鐘編磬應鼓雅瑟
頌瑟其即韓君當時所製乎何遂無簫笛瑟笙柷敔

卣甗之類也而觴觚爵卮皆酒器罍者酒器亦盥酒器洗則承水器柉邊之爲水上之品柤進肉之器商者次于尊彝今皆具存廟中至所謂柉禁二器則無之柉音凡博雅盌盃也集韻或作盕匜禁是陳酒尊之器酒必有禁禁以承尊名禁者曰爲酒戒也二器之爲用韓君既設于廟不知何時竟廢而不傳耶前漢書彝尊作𢑴籀文也碑書彝爲𢑴從籀文皆篆字寫法下從世而上似告亦奇并官氏并字上作二點後碑陰魯开燀無二點祖柉字用木旁皆字體之變者

魯相韓勑修造孔廟禮器所立今謂之禮器碑集古錄作修孔子廟器表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魯相韓勑復顏氏繇發碑按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發願下句讀且所復者尚有并官氏而此碑又不爲復繇所立碑錄非也顧藹吉隸辨

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五日爲皇極日也洪容齋隨筆謂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亦皇極之義也　范史百官志王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光武建武二年封北海靖王興爲魯王此魯之所以有丞相也漢初其

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至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遂改丞相但曰相太傅但曰傅此傅之所以不稱丞相而但曰相也　并官氏聖妃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本注亓古其字文姓也或誤作开碑書作并并隸法小變耳隸辨以爲家語作并官氏與此碑同而以作开者爲誤今家語正作开以并爲正者隸辨誤耳聖妃者隸釋云以妃爲配按古者妃爲女子通稱漢曹全碑大女桃斐斐即妃字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知妃字正不必讀作配也　按开字雖隸法有變不應書作并字今家語亦

正作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敬韻引先賢傳亦正
作并官氏至元官二字各書俱無可考惟字典載之
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幵煩其人者幵不作并　復
顏氏并官氏罕中繇發以尊孔心鄭並畦云繇本作
徭史記高祖嘗繇咸陽應劭注繇役也發者禮王制
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疏謂軍旅以發士卒也
胡輦器用隸釋云胡從名瑚璉也周禮大司徒鄉
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輂注夏后氏二
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
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

釋文逨本又作𨓼逨𨓼聲三字古通用　勑說文勞也從力來洛代切敕誡也臿地曰敕從攴束讀作耻力切兩字本不相通然經典相承皆以勑爲敕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書皐陶謨勑我五典益稷勑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勑楙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勑皆以勑爲敕隸辨云敕者上命下之辭自漢以來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史晨碑又勑瀆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勑字　鄭芷畦云涿郡太守樂安相之兄也省志志陵墓魯諸王墓下注云魯恭

王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曰漢樂安太守麃君然則麃姓是魯恭王後也

魯傳說見前魯相下此魯傳世起當是魯人之姓傳名世起者非太傅之傅後左側魯傳兒子豫乃是魯太傅其爵雖尊而無功於聖廟且出泉之次在後故列于左側也或以爵傅名號相同焉知此非太傅之傅按漢碑題名未有但書其爵而不著姓者此傳世起以是會稽太守故列碑前若果魯傅則其爵尊於會稽太守不當列於太守下矣　褒成侯猶今之衍聖公也爲孔子後與主聖廟祀事范史孔僖傳世

祖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
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按孔和韓勑兩碑皆
後永元六十餘年徙封已久不應猶仍故封令百石
卒史碑載褒成侯四時來祠韓勑碑陰載褒成侯孔
建壽仍而不改當由史誤又隸釋稱孔建壽卽損之
字按損以永元四年徙封卽封時年少至永壽二年
亦已老矣而子曜尚未襲封著於碑陰又曜既爲損
子不應子列父前碑陰宜不失書其爲史誤的然無
疑矣　左側首書北海傅敬謙以是師傅之尊故首
列之且係北海郡官於魯爲客也下卽書令長丞尉

以是本郡官長故尊之也按范史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碑稱時令則大縣也丞一人碑書故丞魏令向嘗爲丞令遷魏令者也尉二人以是大縣故有左尉右尉也正與史書合　此碑題名者凡百有七人多書出泉之數唯韓明府及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韓明府功最大非僅出泉者所可竝故首揭而大書之時令掌魯一邑之政佐韓明府故亦不書出泉之數也　孔建壽與碑陰重見碑陰稱褒成侯此但書魯碑陰書出泉千此又書出泉二百豈旣出泉千而復出泉二百與

百石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謂是鍾太尉書此
碑兗州府志亦云出太尉手按魏志繇以太和四年
卒上距永興元年尚七十八年距永壽二年亦七十
四年計此時繇尚幼冲決無能書碑之理今之談漢
碑者稍前必以歸之蔡邕稍後必以歸之鍾繇二碑
正當蔡邕之時或以歸諸邕尚有可據而云鍾繇決
無是理大段邕所書碑有據者唯鴻都石經繇所書
碑有據者唯勸進受禪表餘皆無據不足信也已
永興元年魯相平請爲聖廟置百石卒史到此遂有
守廟百石孔恢一人然前所請置者孔和也曾未兩

年遠易孔恢不解何故王澍虛舟題跋原

右漢魯相韓敕孔子廟碑天下碑錄題爲魯相復顏氏繇發碑集古錄隸釋題爲魯相修孔廟禮器碑皆得其一而遺其一不若金石錄但目爲韓明府孔子廟碑之爲該也　家語孔子娶于宋并官氏萬姓統譜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氏并讀去聲皆與此碑同今闕里志誤作亓官俗讀如稽盜形聲并誤矣乃或者不考反以作并者爲非謬甚　趙氏云字書壴陳樂也非器名不可解按趙氏誤引說文豈字之訓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從屮從豆中句切碑字作壴與

登廻別　兩側前第六人云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煇世平百恭壽先生跋云文陽公爲一人煇世平爲一人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者非公侯之公也煇世平不著郡望當與文陽公同里并同官者故即繫文陽公下子按此說非也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汝陽屬魯國史晨後碑有文陽馬琮隸釋云以文陽爲汶陽此碑之陰書文陽者凡三人皆汶陽也此人亦隸籍汶陽公百其姓煇其名世平其字百乃所出泉數耳古複姓有公伯氏魯論有公伯寮伯與百蓋通用也若以文陽爲一人煇世平爲一人既與前

後書法不類況文陽公既無郡望煇世平之郡望又何從知且姓氏書亦無煇姓也兩側後第一人云出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先生跋云瑕邱乃地名非人名按范史屬山陽郡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子按此說亦誤元臺之爲地名既無可考且他碑陰亦從未有合一邑所出泉數而總記之者蓋九百非泉數亦人姓名也列子有九方臯唐有九嘉宋有九眞明有九焯九姓歷歷可數元臺則其字也先生于此碑并陰及兩側考訂極詳此其小誤予特表而出之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十四清內有并官復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以楷隸相證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隸辨爲誤蓋未之考耳　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并宋本何以析疑張塤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曰并官

氏　碑字別體洪釋尚未有盡者如廣韻驗同騐是但爲驗字訓耳若專訓驗字則宜當引禮記正義希驗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如士仁處士之士皆是士字又以艮爲豔以符爲符以頴爲穎以阝爲仰以二六爲卞以髟爲彪以睾爲皋以惐爲戚皆假借通俗之漸也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核不遺餘力然其閒外謬者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卽此一碑二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方綱按此碑惟王爲孫殷二

人稱名不稱字其餘如康次公傳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名也碑側傳充子孫亦是姓傳名充字子豫而康舟以爲太傅之官亦誤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猥子爲最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爲絕異中外賓主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二百第七行高伯世二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凡十三字方綱以滁陽顧苓云美所藏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也　韓勑後

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予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汝器猶手拓其本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据隸續所錄碑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處士魯孔方廣率嘗是兩人率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洪氏作率字耳兩漢金石記

碑文云遐邇之思遐邇即卑爾也云前闓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

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葢用其語上二句言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裏機顧蕩吉皆釋什爲斗文義殊難通矣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特跳上一格書之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非本文也　右碑陰題名六十有二人兩側三十有二人碑之左方題名者八人有書名不書字者王爲孫股是也有書字不書名者麃次公蘇漢明是也有書名兼書字者西門儉元節种亮奉高是也有書名書字而又殊其例者敬謙字季松趙福字元直是

也郡縣兼書如潁川長社河南成臯之類碑之常例也有書縣不書郡者魯卞文陽蕃騶薛皆隸魯碑爲魯相立不必更書魯國也東平陸隸東平國非同郡而不書避重出也任城泰山彭城下邳京兆或不書縣者郡所治也若泰山之鉅平任城之亢父彭城之廣戚則郡縣仍兼書也惟曲成侯王爲郡縣俱不書又例之變也碑有相行義史文陽公百輝世平百有山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此公百九百乃複姓非出錢之數也何氏姓苑云昔伊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

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爲伯也文陽卽汶陽後漢書王梁傳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與此碑正同也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碑側又有孔建壽古人命字多相同非一人而再見也云守廟百石卽乙瑛碑所置百石卒史也不云卒史者省文猶稱太守曰二千石也洪氏隸釋有碑陰無兩側都元敬所藏搨本合碑左方碑陰兩側爲一元敬不能詳考妄譏洪之誤不知隸釋所載碑陰本無闕文也兩側題名不載於隸釋元敬自以意讀之舛謬殊甚如以河南匽師爲河浦退師任

城亢父爲侯我交父皆大可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禮器碑霜月之靈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說天篇七月爲相　禮器碑顏育空桑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于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毋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考左傳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按復讀如

瀆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略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呂岱傳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

十家宋書殷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修建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過復一年田租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也尊即貢字貢定也貢尊聲相近說文貢或從寸是形亦相近䌛俗作徭說文作䌛隨從也發謂調發管子大匡篇野爲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賦樊敏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每被詔書調發無差新序魯君命有司無得徵發單父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後漢書韋彪傳賦發充常

調而貪吏竊其財積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
父老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
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
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
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鎭停徭役不得橫有徵
發魏志王修傳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英雄記張咨
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孫權傳
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駱統傳每有
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宣武紀詔
諸州鎭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晉陽秋劉宏爲荆州

刺史每有與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感悅
傾倒奔赴朱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凡此
皆繇發之事可爲碑作證者也　碑云遵柢禁壹隸
釋以柢爲杙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又釋禁字引
禮器大夫士棜禁竊按柢即棜字玉篇棜几屬也廣
韻棜無足尊也柢木名可爲箭笴蓋隸體借柢爲棜
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棜乙去切引三禮圖棜長四尺
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陵苕華飾
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
畫陵苕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據此則三禮圖

與玉篇几屬之訓相合禮器注云棜斯禁也謂之棜

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爾孔疏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棜于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棜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

案椭長局足高三寸馥謂如今方案者亦几屬也廣

韻以爲無足尊者即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也特

牲饋食禮壺棜禁饌于東序是則遵棜禁亶皆禮器

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棜禁而不識棜字葢疏於

借體誤以梪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鹿柤梪

凡八器雷罍也禮記魯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

觵是也湯觴也說文觶實曰觴又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也鹿角也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人洗角禮記舉斝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也觛卽俎字皆借體也桂馥敦禮器俾瑚璉作胡董拔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輂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輦巾車職云輦車組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輦管子海王曰行服連軺輂漢書蓮勺孫如淳音輦酌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輦說文

胡連字又作槤徐鉉云俗作璉則二字皆从玉旁俗
所作也　禮文王世子大夫勤于朝卿士豋于邑孔
穎達曰豋謂仰冀之也廣韻九利切集韻几利切汪照
古石琅玕
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破空桑而得伊尹其說
頗近荒誕禮器碑有顏育空桑語隸釋引呂覽伊尹
事爲證識其不經繹按是碑多用讖緯之文後漢書
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夢遊於大
冢之陂黑帝使請已往夢與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
中覺則若有所感後生孔子於空桑之中碑云顏育

空桑即其事也錢繹小廬隨筆

按碑稱前闕九頭攷春秋元命包論十紀一曰九頭紀即碑所本宋均注春秋命歷序九頭九人也路史前紀則云地皇氏逸子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注云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兩說各異宋說當近之碑又云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亦本春秋緯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制以顯天心邱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碑末題名三行須川長社以下入人皆有出錢之數當與碑陰所題六十二人兩側所題三十二人合計之並是助錢

造器者姓名也朱君文藻嘗疑碑側姓名別是一
次斂錢不與禮器同時之事葢書體既不相類而
褒成侯孔建壽已見碑陰復入碑側其非一時之
事明矣孔子之後爵褒成侯至永元四年徙封褒
亭此碑立於永壽二年距徙封已五六十年而猶
稱褒成殆文字之閒不妨偶襲舊號耶御史孔翊
元世或謂後漢書有孔昱傳昱亦字元世古人翊
日多作昱日字本通明疑是一人然昱于靈帝時
徵拜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而碑於
桓帝時已題御史且洪氏謂翊孔子十九世孫而

昱乃孔霸七世孫霸是十三世則昱當是二十世世次亦不合斷非一人也洪氏云蘇漢明已鐫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然碑左側張建平下亦識其人處士四字豈亦續書者與碑又以士仁爲士人與金鄉長侯成碑同逭越爲卓越猶卓爾作逭邇也

又按讖緯之作其來已久隋經籍志云河圖雒書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別立讖緯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雒書六篇

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周初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云云攷公羊子高受經於子夏其傳春秋多舍左傳而從春秋說文見於何休注者甚衆則其書傳自孔門弟子無疑其以爲出于漢初及起於西漢哀平之世者皆非也緯書中間有事涉迂繆及後世之事疑皆妄人附益而以之參驗六經殊足以資聞見故太史公撰五帝本紀于世本國語三傳之外兼采及之孟喜注易七日來復謂卦氣起中孚則用易緯稽

覽圖賈逵注左傳九邱稱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之法則用春秋緯趙岐注孟子論尚書百二十篇則用春秋說題辭論命有三名則用孝經援神契許愼撰說文解字引孔子云推十合一爲士禾入水爲黍則用元命包引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則用論語摘衰聖而鄭康成禮注詩箋二書取緯書以資發明者尤不勝舉且鄭于河圖易緯尚書緯尚書中候禮緯禮記默房並爲之注可見緯與經實相表裏不爲大儒所棄如此漢時且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朱氏彝尊謂終東漢之世以

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其見于范史

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秘奧又稱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

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

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瑯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

籍刊摘沉秘於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

雒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旣綜七籍又精羣緯

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㰚括在手於太尉

楊震則云明河雒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

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於成

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雒咄獨七經於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蔡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雒於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雒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廣引雒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於漢末不誣

也𥟖案唐制四部圖籍甲部爲經其類有十九曰
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故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
信讖緯而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孔六帖
諸類書徵引尤夥蓋自漢以來博古之士多夀習
之即有不能深信者亦未竟斥爲異端自歐陽氏
有論九經請刪除正義中讖緯劄子而魏了翁作
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是厥後學者同聲附和而
緯書遂致散佚僅有存者良可歎惜也夫讖緯中
荒渺不經本所難免且其紀述兼及三代以上帝
王受命發祥制作之事後人目不見上古之書無

從辨其是非輒生訾毀固無足怪然即緯書之文證之六經亦無大異今試比而論之緯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中候握河紀）黃帝出游雒水之上見大魚醮之魚流于海始得圖書（河圖帝視萌）蒼頡皇帝南巡元扈雒汭之水靈龜負書以授之（河圖玉版）堯沈璧于河元龜負書止壇舜沈璧于清河黃龍負圖出水（並握河紀）禹長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尚書刑德放）湯觀于雒沈璧而黑龜與之書（中候雒予命）武王觀于雒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元龜負圖出雒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並握）

河紀實與易河出圖雒出書天垂象聖人則之書天
錫禹鴻範九疇之義合天人感應理固有之而云
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之以鳥獸文章地應之以龜
書乃作易禮含文嘉龜主文章蒼頡效象雒龜曜書丹
青垂萌畫字援神契又與易論包犧畫卦取象天文
地理人倫鳥獸之語悉悉相待也緯言軒轅氏麒
麟在囿鳳皇來儀堯即政七年鳳皇止庭巢阿閣
讙樹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苑中候舜
受終鳳皇儀黃龍感雒書靈準聽周公作樂而治貫爽
生中候非即書擊石拊石鳳皇來儀圖語鸞鳶鳴于

岐山禮記四靈爲畜之事乎緯言禹授啓握元圭刻日延喜之玉受德天賜之佩尚書璇璣鈐非卽禹錫元圭之事乎緯言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樂稽耀嘉非卽書烈風雷雨天大雷雹以風之類乎緯言大節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詩含神霧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元命包附寶出降大電生帝軒孝經鉤命决大節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元命包瑤光之星如蜺貫日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河圖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堯母慶

都有赤龍負圖與慶都意感有娠生堯（春秋合誠圖）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詩含神霧）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尚書帝命驗）扶始升高邱覩白虎上有雲如虎之狀感已生臯陶（元命包）扶都見白氣貫月感生黑帝湯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並含神霧）郎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之類而云堯母萌之元雲入戶蛟龍守門（易坤靈圖）堯母費食不飢常若有神隨之者（合誠圖）亦與后稷鳥覆翼之牛羊腓字之事絕相似也緯言伏羲日角衡連珠（援神契）黑帝修頸黃帝兌頤（論語摘輔象）倉帝四目（孔演圖）軒轅

騈幹元命包帝嚳騈齒河圖矩起堯眉八彩元命包舜目四
童演孔圖禹耳三漏皋陶馬喙湯臂三肘董禮說伊尹
面赤色而髯春秋孜異郵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
僂董禮說非即左傳文公騈脅成公黑臀越椒蜂目
豺聲之類乎緯言神農生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
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元命包附寶生
軒習文曰黃帝子河圖挺輔蒼帝生而能書元命包非即
左傳周靈王生而有髭魯夫人季友生有手文之
事乎緯言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帝七輔[illegible]即
論語春秋內外傳舜五人文王四友武王十亂之

類而風后天老五聖知命竊紀地典力墨七輔等
名學者以無經傳可證斥爲僞托別書云朱虎熊
羆殳斨伯與詩云皇父仲允番聚蹶楀諸臣亦不
見于經傳而從無人議之者又何說也緯言五嶽
吐精生聖人鉤命訣非卽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之
事乎緯言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籙中候苗興堯夢白
虎遺吾馬喙子舉臯陶爲大理元命包文王夢田獲
熊而得太公望中候雒師謀赤雀銜丹書入節止昌再
拜稽首至於磻溪之水呂尙釣涯下王下趣拜曰
公望七年乃見光景於斯非卽書高宗夢賚良弼

說築傅巖維肖之類乎緯言孔子夜夢芻兒摙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發薪下麟視之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援神契)非即孔子夢負兩楹之類乎緯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一爲疫鬼一爲瘧鬼一爲小鬼非即左傳實沈臺駘爲崇黃熊入于羽淵伯有爲厲之類乎緯又言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帝命驗中候合符后)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璇璣鈐)按赤烏白魚二事即今文泰誓之文具見史記古文尚書既不足信將因緯書而并疑今文可乎且也

五帝之嚮始于三禮而緯書詳五帝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元英諸目徊異西王母之名始于爾雅而緯書述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獻之于舜（帝命驗）正合四荒之義且與空同丹穴太平大蒙諸國均無經文可證也緯又言天皇九翼（河圖括地象）人皇九頭（命厯序）及穿胸儋耳之國（論語撰考讖）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河圖龍文）蚩尤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龍魚河圖北東

極有人長九寸含神霧北極下有一脚人[illegible]核之春

秋三傳僑如羿如兄弟佚宕中國及國語防風氏

骨節專車之說是上古遐陬奇怪之事亦聖賢所

樂道而爾雅記鰈鶼邛蹷迭食迭望諸異亦皆當

時中國所無何以言之甚悉今比目魚海濱多有

之則其三者皆可確信既信比肩之民則穿胸儋

耳何獨疑之即其所言後世事如祖龍來天寶開

尚書考靈曜河圖天靈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

帝後次代周[illegible]演孔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古篇合慶昌帝立公孫河圖運法錄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玉版讖鬼在山禾女連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董易說此等語半出妄人傅會殊爲乖誕然按左傳所引鸜鵒之謠傳自文成之世而已知禰父宋父兩名卽龍尾謠云號公其奔取號之旂亦必非事後之語而傳載列國占筮爻辭凡數十百年以後之事無不先有主名鑿鑿可數則禮所云至誠之道必有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者聖人亦嘗言之以爲必無其事豈盡然與凡此之類皆後人痛詆緯書所執爲口實者不知其說皆

可與六經互證緯可疑經則斷不可疑也更有取者緯言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春秋運斗樞）稷爲司馬（刑德放）可廣唐虞司空司徒虞士諸名以考三代官制緯言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考異郵）可見古人祭祀皆有祝辭禮記祭坊水庸論語子路誄孔子即其證也學者苟能擇而從之是亦博聞之助安見好古苦嗜耶至其論天文日月五星變動之占及地理生物之殊異道里之遠近顯者足配鴻範五行精者可以攷正歷

書地志之謬故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考靈曜及雒書甄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即河圖帝覽嬉之文而朱子注論語伏羲龍馬負圖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並河圖之文雒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秘鑰其法出于太乙九宮實即易緯乾鑿度之文是有宋理學大儒亦不能盡棄其學而歐陽氏魏了翁輩欲皆去之眞所謂因噎而廢食矣漢時碑刻多用

誠緯成文論金石者概議其謬不知緯與經原無大異經所不盡政當以緯補之若以緯書荒渺則六經之言其似緯書所云曷可勝紀將盡删之可乎朱氏說緯一篇至爲精博而據譙敏碑語謂其學遠出譙氏京氏蓋非探原之論且不推本經義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喙也昶故復申其辨于此以袪淺見之惑

金石萃編卷九終

金石萃編卷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六

郎中鄭固碑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三寸十五行行二十九字額題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八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固字伯堅蕃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

腹心出則爪牙忠㠯衛上清㠯自脩犯顏
謇愕造膝危辭加㠯好成方類推賢達善
逡遁退讓當世㠯此服之鄉后珍瑋㠯為
儲舉先屈計掾奉我口貢清眇冠乎羣彥
悳能肅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
拜郎中非其好也㠯疾錮辭未滿期限從
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廿四日
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
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口口見於番齔
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口

共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琦瑨延昌
爲聖憲死紀則鍾鼎奚銘昔姬口口武弟
述其兄綿口口口行於蒙陋歌詩敢忘
乃刊石以拴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主惠頑親諫弟実恭竭力
敦 我義方導我礼則傳宣 孔業佐丞楨式
從政事上忠以自勵貢計王庭華夏歸服
帝用嘉之顯拜殊 特將從雖意色斯自得
乃遺家寇隕命顛沛家夫所怙國 亡 忠直
俯哭誰訴卬 號爲吉嗟嗟孟子苗而弗穎

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中闕）

（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遁當作循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錄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篤辭覽者詳之　集古錄）

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顏師古曰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逃遁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今此碑有云推賢達善逡遁退讓詳其文意亦是逡巡

之義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顏氏何所據遂音遁爲逡乎金石錄

鄭君以曹掾事其郡將而云犯顏謇諤造膝詭辭漢人用事不拘礙如此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陳涉世家則刪逡巡二字班史又作遁巡故顏師古讀遁爲逡而詆潘岳用遁逃爲非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此云逡遁退讓蓋用史記語歐讀遁爲循遊又惑於顏注予謂皆當讀如本字碑以愕爲諤以佹爲詭以惆爲囧以幘爲冥模有郎賢字獻郎獨字昇郎昜字勛音攜 隸釋

郎中鄭固碑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
管子桓公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耻敘傳
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
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
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
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又退爲大夫降
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
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顏
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
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爲逡字當音七均切然余考

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晏子逡遁而對有云晏子逡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外戚固讓皆以下字爲循而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爲巡又如莊子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逡循之異文而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從彳則又逡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人遷逡次而勿驅兮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皆作逡碑又書姚爲姕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云姕必娟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雲麓漫抄曰世傳

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爲遁因引此碑證爲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當是巡甲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綍繞正義曰碑即綍也鑿去碑中之木令空於空間著鹿

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葬時施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

繫著中庭碑也雜記窆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此注家所指在宮廟之中一爲賓揖之碑一爲麗牲之碑者也碑之字本從石窆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碑注曰匿于碑陰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爲家於穎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爲之可用以引棺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與古人

之碑名同而體異也金石文字記

碑文有遯遁字顧寧人謂是遯巡之異文以予考之集韻遯遁後三字並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悄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曝書亭集

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風七歲而夭配食斯壇葢謝羮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曝書亭集

金石文字記云此碑書妣作𣧠與費鳳碑同今此碑

姬字尚存并不作妟或亭林誤記他碑之字也劉太乙續金石錄云弱冠仕郡諸曹掾史歐本作諸今本諸字雖少漶漫然筆畫具在亦不作諸楊升菴云子雲本姓揚從手不從木碑云有揚烏之才謂童烏也字正從手升菴之言信爲有徵劉跋槪書作楊誤矣又碑云顯親愛弟顯字作頭變臣爲正此與前姬字作姃同皆隸變也劉作順親亦非金石存

右郎中鄭固碑亡其半僅存上節雍正六年有李鵾者於泮池左發地得一殘石刻高六寸闊一尺六寸存二十二字畫鄭碑之下節云因移置碑旁顧不知

其斷剝泐埋者何代也■金石

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是碑自歐陽集古錄已目爲零落之餘而云其閒有逡遁退讓之語今則逡遁字已不可見而以今日拓本次弟所收先後出土者核之洪氏所錄則所闕亦不甚多乃牛眞谷以爲碑亡其半顧南原以爲碑已中斷皆失其實矣顧又云家有拓本尚完而所摹諸字乃皆訛誤則是所謂有完本者亦未可信也　清眇眇字卽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爲妙之正字凡書妙

字者當以是碑爲據　張塤曰目疾錮辭目疾句法作讀[illegible]錮辭之錮當作固其弟撰碑避其兄之諱也兩漢金石記

郎中鄭固碑詳其文義乃弟述其兄而作喪服傳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鄭君長男孟子七歲而夭乃建墳與固配食此禮之過而失其中者論語色斯舉矣斯乃語辭而漢魏人多用色斯字如王充論衡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費鳳碑色斯輕翔費鳳別碑色斯高舉元賓碑翻翯色斯抱朴子外篇明哲色斯而幽遯內篇杜漸防微色斯而逝皆以斯連上讀若張

壽碑常懷色斯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此碑亦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則竟以色斯當遠之意所謂歇後語也春秋晉侯詭諸李陸德明云左氏傳作佹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佹字此碑造膝佹辭爲詭則古書佹詭通用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鄉來拓本惟存上段自雍正六年州人李嶋得下段殘石於泮池其子東琪又於乾隆四十三年同監別駕嘉瑄將此碑升寫卅十之上重立復出中段較洪

氏隸釋所缺無幾碑云造庲佹辭棻玉篇佹戾也九委切此與上文犯顏謇諤之意正合又建口共墳建字下洪釋闕今驗拓本確是防字棻爾疋釋地墳大防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孫炎云謂隄也墳之有防所以護衛兆域者此因孟子祔葬故云建防共墳其義自明又昔姃公口武弟述其兄姃郎姬字乃謂周公頌述武王於此見撰碑者爲鄭君之弟矣銘云頤亂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則又云奉我元兄修孝罔極皆其明證又文內琦瑨延以爲至德不記云云琦瑤當是鄭君二子之名蓋

其弟從兄子之請而撰此銘也山左金石志

碑多損磨其文云男孟子楊烏之才又銘詞嗟嗟孟子苗而弗毓案下又有元兄修孝罔極之文庶長曰孟此即鄭君庶子之早夭者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碑蓋襲用此語當時法言大行人傳爲學以見于文如此隸釋夏堪碑晞驥顏亦用法言學行篇晞驥之馬晞顏之人漢書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左傳楊從木今碑楊烏亦從木漢之稱雄氏族者楊與揚兩用之其見于此碑可考也授堂金石跋

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夭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元碑稱楊烏卽子雲之童烏楊字從木楊修稱吾家子雲今考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太尉楊震碑皆修之先人其字亦從木也文士傳桓焉坐有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同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卷引劉向別傳疑是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讀

此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
德稱子建又孫權母謂權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
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魏畧單固字恭夏
繫廷尉見其母不仰視其母字謂之曰恭夏隋書房
陵王勇字睍地伐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是
母亦字其子也桓譚新論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
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
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
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也 桂馥跋
按碑云以疾錮辭錮即固字謂久固之疾也禮月

令國多固疾文選求通親親表崇因明時注云錮與固通　漢書賈誼傳必爲錮疾字又作痼後漢書光武紀痼疾皆愈又周章傳羣臣以勝疾非痼皆固疾之証歐陽說得之張舍人損謂此句當以以疾爲讀非是碑又云作世模式隸釋作慔式注云碑以慔爲模昶攷古字從無以慔模通用者今審石本模字左旁作木顯然从木洪氏見其結體與巾相類故誤爲慔也

蒼頡廟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六尺二十四行字數不可紀

□流闕劉君諱闕下闕以省□流德教於千里

口禮樂之下闕逢彡義立闕二字親乃詠訪國
老下闕彌久寶之口室於是乎艹作教告下闕
揩寫彼鳥迹以紀時下闕　蒼頡天生
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書以傳萬
嗣陶下闕法度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口
無以垂示三綱六紀下闕地理印覽縣爲俯
名山川五常之類含氣庶品非書不記下闕
靈闕三字大表千秋闕四字未生者皆闕二字服
其教口爲德也莫下闕二字上闕陰陽並兼然闕四
字乾行無已順環無端下闕上闕二字三百還有

德聖齊以□之粢稷稻粱潔齊一□良辰

薦祀吉闕三字復民五家須□□禱祈雨降

子闕六字盜賊闕文下闕三字上潁川闕訓古今

下闕四字上闕歌之義疑闕五字乃作頌曰　穆

穆聖蒼下闕老名永久彌光無德不報闕二字

百行順禮下闕聲休嘉孔融

劉府君大漢枝族應期作弼宗下闕禮崇樂

以化未造勸詣辟廱下闕□雲□令問鄭高

□配聖德合符出下闕又闕五行

碑陰

共二十列每列二十
四行首二行全闕

上陳下闕

上闕陳下闕千

故督盜賊人卩走屮千

故記史池陽吉字闕二二百

五官掾高陵字闕二千

奏曹掾池陽吉□千

上闕二字掾雲陽字闕二千此下闕一行

上闕千五百

上闕千此下闕七行

上闕千

口轉史蓮勺闕字二千

上闕池陽闕字二千、

口倉曹史臨晉楊仲千

上闕雲陽闕字二千

口曹史下闕

議曹下闕

少府史下闕

教化史下闕

持事掾下闕

高陵守闕下

持事掾高闕下

故闕二字亭長闕下

上闕掾亭下闕

上闕池陽吉下闕此下又闕三行

上闕勺下闕此下又闕一行

上闕掾萬下闕此下又闕二行

上闕曹下闕

上闕掾曹下闕此下又闕三行

碑右側

共四列每列六行
末列首行全闕

御令朔方臨戎孫羨約闕七字六從事永壽二
年　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
大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
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　劉明府立
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之末
生謹出錢千百口者下行自紀姓名
御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　守左尉
萬年長沙瑗字君平五百
御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

御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
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
御門下功曹裴篤伯安三百
御門下游徼許愔功上三百
御門下賊曹白余子口三百
功曹史上官丰口韋三百
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
集曹掾馬津子孝三百
倉曹掾任就子字闕二百
故功曹郭字闕三三百

素覃闕三百

軍假司馬鄉闕下

從掾位鄉闕下

從掾位鄉張闕下

故文學掾鄉李闕下

故文學彖闕下

碑左側

共三列第一列六行第二五行第三四行

議曹史蓮勻楊土三千

功曹書佐頻陽成扶千

騎吏蓮勺任衆六百
騎吏高陵□肆六百
騎吏臨晉□珠六百
□吏高陵張順六百
高陵左鄉有闕下
萬年左鄉有秩游智千闕下
萬年北鄉有秩畢奮千五百
蓮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
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夏陽侯長闕下

夏陽侯長馬琪千

粟邑候長何惲千

父羽候長下闕

碑額題字

字在碑額穿右五行行十字穿左有宋人題字五行正書左讀

左馮翊東牟平陵衛君諱□字□外以熹

平六年五月廿八日於□□□□□□□

□祠出奉錢二百□□□之禮

嘉祐庚子五月

蒼頡祠下

喬岦同過

汲郡呂大忠華陰

萬年朱吉打碑記

右漢碑陰題名二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侯長𢦦翮侯長則是鄉吏之名 集古錄

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曰鄉官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然則有秩蓋亦

鄉吏名也金石錄

右漢蒼頡廟碑並陰碑兩側共四紙蒼頡廟在衙縣此碑頌乃衙令孫羡奉劉明府之令爲之而碑陰兩側則備記孫仝出仕始末及其掾屬所出錢數也此碑自歐趙而外他家皆所未見　集古錄有朔方太守碑陰及碑陰題名二跋即此碑兩側題字也歐陽公未得前碑故其稱名不無錯誤金石錄有蒼頡廟碑又有蒼頡廟人名所謂人名亦即此碑兩側然又未嘗云有碑陰不知當宋時何以二公所得不全如此　金石錄云考其歲月蓋熹平六年立今碑于

年月字已無可見予但以兩側有延熹五年字遂列之爲桓帝時刻金石存

按羅泌路史載是碑有云穆穆聖蒼又稱是碑以熹平六年立今碑刻并無此文字則是碑在羅泌時猶有可觀者金石圖

碑側書出錢者姓名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抱經堂文集

是碑御縣令孫美奉敎於劉明府而立此石劉荅治左馮翊也後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衙縣注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是也碑文首以劉

君諱口又云劉府君大漢枝族漢碑之體多以祀典

推重其使君也　碑以未爲末凡二處碑正面十八行未造是末造又左側尚屑未生是末生　又以偏旁王爲玉亦凡二處其碑側

內任下一字吳作鯱歐作就似以就爲是兩漢金石記

右蒼頡廟碑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之史官村其地於漢爲衙縣春秋秦晉戰於彭衙即此地續漢志左馮翊有衙縣注引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墳高六丈後人因建廟於此縣以彭衙得名兩漢志皆作衙字而碑作御猶曲江之爲曲紅西城之爲西成也碑文雖漫漶諦視之尚有可識者惜洪丞相隸釋未

著於錄不得其全文故不能通耳碑上穿之左有宋人題名四行呂大忠大防之兄嘗爲陜西轉運副使者也　右碑陰文更漫滅其兩側面各有字尚可讀其一云朔方臨戎孫羨云云歐陽集古錄題爲朔方太守碑陰者蓋卽此然碑所述者御令孫羨筮仕本末朔方太守仇君則孫令之舉將與立祠無異乃以朔方標題誤矣其一歐公亦有跋而不知其爲何碑之陰蓋碑本四面有字歐公僅得其兩側又誤分爲二趙德甫金石錄有蒼頡廟碑卽碑之正面又有蒼頡廟人名卽碑側之一面其又一面與碑陰則趙亦

未見洪文惠則全未之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趙明誠以爲熹平中立余案碑側已有永壽年號則非熹平可知 關中金石記

按碑在白水縣之史官村祠在西安問其橫臥土中慮其日久斷毀因囑署縣顧令以牛車輦置學宮久而未報適令復至問以故則云碑在野田時屢奉上檄摩拓爲苦若移至儒學恐索者益衆不能悉應所求因言縣官及鄉民皆以古碑爲累蓋僻縣無善搨者必於省城延仿能手厚其工值下鄉又需差役同往官雖給以日用而人數旣多勢

必佔住民居騷擾百姓于蔬果則强取之雞豚則抑價以買之且碑爲風沙所積須加洗拭方可椎拓拓時須避風雨必俟天晴竟有遲三四日始得一紙者上官誅求未已而地方重受其困故鄉民見有古碑輙相掊擊而官吏諉爲不知也昔顧氏炎武謂君子毋浮慕古以厲民豈深有見於此乎今是碑剝泐僅存二百三十餘字碑陰亦大半漫漶惟兩側題名差完善石之存否已不可知附書于此後有長官思博好古之名而弗恤民力者其以斯言爲鑑可矣

桐柏淮源廟碑再刻

碑文從婁本摹錄後刻吳炳記行書高廣尺寸行字數俱無可紀今在濟源縣

前翰林待制吳炳重書 男嗣昌塡摹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大守中山
盧奴口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
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
柏春秋宗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比諸
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
祀齋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
至遣行丞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

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
在君准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
逼狹開祏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餙治
華蓋高大殿宇□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
十四衢廷廟諱敞官廟嵩峻祗慎慶祀一年
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
芬芳黎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汩汩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
踈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

□□晝夜明指所取宴爲四瀆與河合矩

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

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灾眚以興陰陽以忒

陟彼高岡臻兹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

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

望君輿駕扶老擕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

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

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

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

秋五官掾新　闕　梁懿功曹史酈周謙主簿

安衆鄧巖主記史宛趙昊　戶曹史宛謝綜

淮源廟爲國家崇奉尚矣漢延熹六年南陽太守㢸奉廟祀爲民祈福民用胥悅刻石頌德其辭通雅韓公作海南廟碑文疑取於此隸書之妙與劉熊碑如一手書風雨剝食其僅存者漫不可讀昔人嘗正書是文勒石廟側仍有誤謬識者病之未有矯然以新之者至正四年杜君昭字德明京師人以文學才敏同知唐州旣修祠廟因以重刻舊碑謀諸僚佐動合事宜上下協應以浚儀吳炳嘗習漢隸請重書舊文於石乃參以隸釋更定其誤嗚呼漢碑之見於歐陽

氏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者所存寡矣洪氏蓬萊閣本世不多見其僨於荒烟野草之間者蓋不數見桐柏廟碑漢刻中之烜赫者也其壞而復完豈獨以文字之妙可用垂不朽與抑淮源神靈陰有以相之與然則頌之所謂天地清和嘉祥昭格靈祇之報所聖世崇奉明祀者宜無窮期也夫金石刻辭古人所以傳遠託得其所必久而後壞雖壞矣得人焉亦且復完既爲再書乃記以告後觀者知是碑再刻由杜君始亦將隨所過而用其力焉則缺文斷碣之僅存者庶幾有望於後之人矣至正四年三月前翰林待

制吳炳記　　安仁大師何德洪刻

右桐柏淮源廟碑今在唐州載延熹六年南陽守躬祠淮廟事水經云廟前有碑是郭苞立又二碑延熹中守令所造此則其一也碑云奉祀蔣絜字書無蔣字以文意推之當爲齊戒之齋此碑又有一正書者如華蓋誤作萃豐晝夜誤作立式凡十數字費壽亦有正書一碑州鄉誤作鄉里愛懷誤作盛德其難辨如朱爵及處謐字則以爲闕文予之費目力於此書良不少也祕郎拓字華郎華字經郎馘字隶郎奔字　隸釋

桐柏廟碑無額有篆文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末有兩

行題侍祠官屬以春秋二字題於兩行之上春四人秋五人中無空字隸續

洪氏隸釋載此碑缺五字今拓本字畫完好而乏淳古之氣蓋唐人重刻者據朱長文碑帖考云是釋曠書釋曠開元時僧金石錄中有北嶽恒山碑亦其所書也潘耒金石文字記補遺

右漢桐柏廟碑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

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祭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曝書亭集

天下碑錄云在唐州即今南陽府唐縣桐柏山在其境字原云或云在隨州棗陽桐柏鎭按一統志桐柏山南接隨州西接棗陽唐縣隨州皆有淮瀆廟或隨州別有一碑非即唐縣之碑也集古錄目云在鄧州

恐誤隸辨

右淮源桐柏廟碑漢刻久亡元至正四年吳炳重書炳子嗣昌塡摹上石炳分隸頗有法度而少漢人淳古之氣碑末記亦炳所述行書殊遒美中州罕拓碑手故流傳者尠而碑估之黠者往往割去炳重書字及碑後記裝界成冊收藏家未見全文遂以爲眞漢刻矣朱錫鬯疑爲後人重摹而不得其主名潘次耕又疑爲唐人釋曠書蓋兩公所見者皆裝界之本耳但錫鬯謂碑闕靈祈二字此本却未闕又謂碑云廬奴張君今廬奴下闕一字非張字豈錫鬯所見者又

別一本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後有記畧云漢延熹六年南陽太守刻石頌德風雨剝食其僅存者漫不可讀昔人嘗正書是文勒石廟側間有謬誤識者病之是漢碑尚存但多漫滅後人又有正書碑炳又摹漢隸而書此碑也炳云有謬誤之碑即隸釋所云此碑又有一正書者今亦不存予問漢碑仆地即在吳炳碑之旁尚有數字可辨廔飭守令打本搜訪不得恐又為近時修廟取作柱礎矣光州孫叔敖碑顧炎武亦見拓本今求之云湮沒甚可惜也吳炳見書史會要云字彥輝汴人身安猷

畝朝廷三聘不起工篆書予記憶其所書尚有河南
行省增修堂廡碑記今求之不得云洪适又謂此碑
奉祀禘絜字書無禘字案說文有禘字云禋也葢齋
袁本字借音爲齋絜耳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十終